

记事

旅途发现

永州行

□雪梵

永州之于我的记忆，是陌生的。只记得初中语文书里有篇《捕蛇者说》，里面写着“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”。那是柳宗元1200多年前在永州担任司马时写下的名篇。

2022年夏天，我第一次真正走近永州古城。

柳子庙

这是为纪念柳宗元修的一座庙宇。地处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。
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这首《江雪》，也是柳宗元在永州写下的诗句。805年至815年，在永州担任司马的十年间，柳宗元在这里留下了近五百篇诗文，包括《永州八记》《三戒》《黑说》《渔翁》《捕蛇者说》等山水游记、著名寓言和精美散文。

819年，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所，享年四十六岁。

我在想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能够用四十六年的时光，让人民千多年来都对其深深念想。

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，世称柳河东，与唐代的韩愈、宋代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和曾巩，并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柳宗元的祖先，河东柳氏家族，几代人封侯拜相，声势显赫，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。受家庭熏陶浸润，柳宗元聪慧好学，才华横溢，十三岁写下《贺平李怀光表》。二十二岁考取进士，二十七岁入仕任集贤店书院正字，三十岁任蓝田县尉，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。为文坛、政坛双明星，在长安久负盛名。

805年，柳宗元因涉及“永贞革新”，成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主角之一。“永贞革新”是一批仁人志士发起的革除弊政的政治运动，王叔文、王伾以太子李诵为靠山，团结陆淳、吕温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晔、凌准、程异、韦执谊等为革新集团，掌权146天后失败，王叔文、王伾被处死，柳宗元、刘禹

锡等八人被贬为司马。

去永州任职司马时，柳宗元带上了六十多的老母亲一起随行，并仿照长安故居的样子，在永州惠溪买地盖房，种植果树、草药，继续博览群书，奋笔著文。柳宗元的到来，使永州多处山水被笔墨刻入历史，如《永州八记》中的钴鉧潭、小丘、小石潭、惠溪兆雪，等等。

柳宗元一生博学，学习诸子百家，研究天文学、地理学。其通晓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精通儒家经典，对佛教、道教、法学、经济学和医学都有造诣。

周家大院

如果姓周，要到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洞岩头村走一走。

这个村子里，呈北斗形星座分布的周家大院，有“民间故宫”之称，被誉为“潇湘第一古宅院”。

2010年2月，时任湖南省委书记、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为周氏族人参观周家大院时，曾对其形制、规模、底蕴特别是崇礼、仁厚、勤俭、中和的濂溪家风赞叹不已。

洞岩头村的古宅院民居群始建于明代。居住在该村的，都为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后裔。洞岩头一支繁衍至今已是第二十七代近六百年。

洞岩头村层峦叠翠，悬壁危石，清溪潺潺。其山水相依，刚柔并济。呈北斗形星座分布的周家大院，包括子岩府、老院子、新院子、红门楼、黑门楼、四大院。

子岩府是周家大院的第一个亮点。是地道的名人故居。也是清式宅院的范本。位于整体布局北斗星座“斗”的位置上。大门两侧镌刻着“翰林府第，濂溪家风”。对联，门墩上有龙腾凤舞浮雕。门楼屋檐起翘，雕刻着精美的龙头造型。正房屋堂坐南朝北，依势递级而筑，院内整体呈“周”字型布局。整个建筑高大气派威严庄重。子岩府的主人是周崇傅，文武双全，官至二品，曾随左宗棠进军天山南北收复新疆。

老院子建于明代中期，为周家大院年代最

早创基始祖周佐公所建。在老院子不远处，是建于清道光初年的新院子。新院子主人是周尹东，周崇傅的族叔周怀古之子。新院子是继明代三座院落建成以后清朝的第一座宅院。规模相对小些，但精致婉约。照壁上开着枪眼，留着鸦片战争后社会动乱局面的时代印痕。院内建有私塾。

红门楼与其连着一条石径。

红门楼略显低矮，院落有些残破，建于明末，是赫赫有名的尚书府第。周希圣的住所。周希圣十岁能文，十七岁乡试中进士。三十八岁任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令。勤躬善政，爱民如子，被誉为“青天”。后因感怀阳华百姓官扇上贡之苦，上疏直言触怒皇帝被贬。但周希圣并未因贬废政，依然兢兢业业。后告假还乡十八年，淡泊自居。六十岁重被起用为太仆寺丞。七十四岁升任南京户部尚书。后魏忠贤诬告周希圣、周、杨合谋，垄断朝纲，陷害忠良，罗织其罪，周希圣被削职为民。之后，周希圣潜心著作。1628年，魏忠贤罪行败露被处死，周希圣以名德旧臣原官起用。此时周希圣已七十八岁，无意仕途，坚辞不赴。1635年，周希圣病逝于家中，享年八十五岁。

黑门楼为周希圣小儿子周自公所建。与红门楼相距不足百米，比红门楼迟建十多年。为与父亲的住所区别，大门漆黑色而得名。黑门楼和红门楼大体相似，但在艺术装饰上更精美。

四大家院是周氏后裔周俊卿四个儿子合力建成的最后一座院落。建于清末民初。规模庞大，宏阔大气，整栋建筑石雕凝练木雕细腻，精致婉约寓意深邃。院内有私塾、绣楼。

洞岩头村自古来有民谣：“好个口水庙，打龙十三翘，进士扛龙头，拔贡擎尾梢，秀才只在中间跳。”周氏洞岩头一支人祖辈辈崇尚耕读，人才济济，名贤辈出。

阳华岩摩崖石刻

喜研书法的朋友，阳华岩摩崖石刻值得驱车千里去看一看。

阳华岩摩崖石刻地处永州市江华县。距城

五公里，在竹元寨回山之麓。《永州府志》载：“江华复岭重岗，地远而险，其山之秀异者，自古称阳华岩。阳华岩为古江华八景之一，为‘阳华胜览’。在现代，也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‘国宝’。摩崖拓片曾亮相国家博物馆，成为潇湘文化的摩崖密码。

阳华岩摩崖石刻，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、籀尽全。最大的2.3平方米，最小的0.75平方米，全为阴刻。有40余方，至今有38方依然字迹清楚，神韵斐然。

阳华岩摩崖石刻中，《阳华岩铭有序》是最大碑刻，长290厘米，宽73厘米，为唐朝著名文学家元结在公元766年所作。铭中不仅把阳华岩奇特、怪异、清幽的自然风貌描写得淋漓尽致并推崇有加，而且还抒发了元结对人生、仕途、世俗的感慨。道州江华县东南六七里有回山，南面峻秀下有大岩，岩当阳端，故以阳华名之。吾游处山林凡三十年，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有也，故作铭称之。九疑万峰不如阳华，便出自其中。当时元结任道州刺史，在巡视属县江华时，在县令、著名书法家瞿令问的陪同下遇阳华岩，一时兴起，乘兴而作。细心的书法家瞿令问以每字三种字体（大篆、小篆、隶书）将铭中内容同时书写，勒石于阳华岩摩崖上。摩崖石刻名显、文美、字特，被后人尊为“三绝碑”。

元结题刻后，湘桂两地摩崖石刻开始盛行。勒石铭文成为一种风气，平整的洞壁成了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胜地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文人墨客，都陆续在江华留下珍贵题记、游记、述事、诗词、图铭。

南宋时，江华县令宋圭对阳华岩二十余处景点细致摹描，绘成《道州江华县阳华岩图》，成为其中更独特的存在。

阳华岩山势向阳，陡峭如劈，中有石罄，下有寒泉。岩顶有2.5亿年前的古海洋生物化石——石燕贝，风景奇特优美。阳华岩摩崖石刻前潺潺清溪，石刻中古字生辉，极富天然情趣。其绝险的自然景观与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，令人肃立感佩。

平凡人生

不要让自己的脾气超过自己的能力

□任万杰

宋仁宗当皇帝的时候，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，最喜欢的事就是汇报工作，讲到激动处手舞足蹈，唾沫星子乱飞，经常飞溅宋仁宗一脸，宋仁宗也不生气，一边擦一边听。

忧国忧民的范仲淹，有时因为天气炎热，再加上不爱洗澡，进宫谈事情的时候，身上都馊了，太监和宫女被熏得不行，宋仁宗也不生气，忍着听完，还劝大家忍忍就过去了。

宋仁宗不但对大臣好脾气，对宫人也这样，有一次，他吃饭的时候，突然被一粒沙子硌牙了，皇后听见让他吐出来，宋仁宗还是吃了进去，并且对皇后说：“千万不要声张，这样做饭的人就会受到惩罚。”

还有一次，宋仁宗在御花园溜达的时候，因为时间长有些口渴了，一直忍着没说，回到宫中，一连喝了好几碗，皇后问他怎么会这么渴？宋仁宗说：“我在溜达的时候，一直没有看見拿水的小太监，如果我要了，他还不在，等我走后，他就要被处罚了。”

当有人提出皇宫扩建的时候，因为老百姓的房子正好在扩建的土地上，有人建议拆掉这些房子，宋仁宗听后生气制止，说：“我们的地方够大了，老百姓房子一拆，就没有家了。最后皇宫扩建只好作罢。”

有次在宫中吃到新鲜的螃蟹，宋仁宗就问采购的大臣多少钱买的？大臣看宋仁宗吃得好，就开始邀功，说弄到这些螃蟹可不容易，而且花费很大。宋仁宗听完，原本高兴的脸立刻有了愤怒，说：“有买螃蟹的钱，不如花到百姓身上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以后再不准弄这么奢侈的东西。”

正是宋仁宗的能力超过脾气，才使当时一大批文豪干吏在历史大放异彩，为赵宋王朝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功绩。宋仁宗去世时，京师罢市巷哭，数日不绝，虽乞丐与小儿，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，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。

就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号啕大哭，还在辽国内立了一个衣冠冢让臣民凭吊。有人说，脾气不好是性格问题；有人说，脾气不好是环境问题。其实都不是，是脾气超过了能力，从而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

完成比完美更重要

□龙建雄

想起十多年前在军营的一件往事来。

2010年，我参加了广州亚运会一个安保团队，成员由不同单位的人临时组成，工作时间一整天，团队负责人是我原单位以严厉著称的一名将军。大家都说，在将军手下做事，这下有得玩。果不其然，尽管说是一个临时部门，但团队从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行事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按时交接班，按级分工合作，办公秩序有条不紊。

一次部署工作，将军一二三依序分派到户。突然，他猝不及防地指着我们组，而且指着我说，这件事由你们组来做，小龙带队去完成。

没有等他说完，我脑袋里猛地一下爆炸。这，这哪是我们组的事？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？将军仍在井井有条地布置工作，我按捺不住想站起来去解释一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坐在旁边的副部长紧紧拉住我的衣服，他轻轻地摇头，然后轻声在我耳边说，不能说！千万别说话！我顿了顿神，用眼神回答副部长，为什么？见状，副部长飞快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：你先答应，等下我来处理。

散会后，副部长有几分严肃地对我说，小龙听得进劝是好样，要不然呀，你就点了雷。我撇了撇嘴，仍在委曲状态之中。副部长接着说，小龙放心，我熟悉老领导的脾气，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两难的事，不要紧，我带你们去和首长当面汇报，把困难讲清楚，请他指派力量加强。听副部长这样开导，我冲动的情绪慢慢缓解了下来。

事后，果然如副部长所说，将军重新对任务进行了局部调整，加派了分队增强力量，那件当时被我觉得天仿佛要压顶的事得到了圆满完成。在工作总结会上，将军特地提出要表扬我们组有大局观念，表扬我个人有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。

我追问副部长怎么这么有把握化解矛盾？他慢条斯理地说，我在将军手下当过连长、参谋，前后一起共事十多年，没有经验，至少有数不清的深刻教训呀。

听副部长这样说，我被他逗着笑了起来。副部长接着说，将军计划安排工作一直很严谨细致，他的心里仿佛时刻有个账本，你当场反驳的话，很有可能出现更糟糕的事。

经副部长如此一说，我连忙向他致谢。副部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将来你有可能也会走上领导岗位，工作担子会越来越大，无论是受领什么样的任务，你都不要想着复杂，如何解决问题，顺利完成任务，那才是王道。

时至今日，我常常会想起副部长说的那一席话，在工作中积极践行。遇事不慌不怕，重在理性分析，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，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做，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，比想象着如何做得完美更加重要，更加接近完美。

那年广州亚运安保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，但我对这件事铭心难忘。在我看来，成长路上的老经验千金难得，更为可贵的是，有人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，并且把手地教你融会贯通，以至于你后来做其他的事驾轻就熟。将军姓钱，副部长姓范。这些对你有过滴水之恩的人和事，当然不能忘，也不应该忘。

民间采风

秋风里的作物

□董改正

眯眯地问我：“回来了？回来了？”我不认识他，对他只是笑，阳光照在我的脸上。稻子黄了。他启动车子走了，脚没放在踏板上，而是一路悬着，像是要随时再放下来，跟谁打招呼。这个季节人挺闹。清风吹拂着他的衣襟。

玉米地在一座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边。大部分玉米都已经掰光了，秸秆横铺在生它养它也将埋葬它重生它的地里，秋风轻轻而仔细地翻弄着什么，发出窸窣的声响。这样的声响在宏大的秋天里，不小心听不见。

玉米地外，就着一根电线杆，恣肆地盘结着一挂扁豆。花也簌簌地摆动，就像蝴蝶神经质一样的翅膀。扁豆是青白色的，薄薄的。我喜欢吃这样的扁豆，比肥胖的红扁豆好。不用切丝，也不用放肉，就掐掉两头的尖角，撕掉外缘的筋，清炒就好。那时候也只能如此素朴，也因此成了我味觉的偏嗜。

记得上初中时，我与振生君相善，时常在他家过夜。他家对面不远处是村医院，医院的外墙披着扁豆花，一面墙都是，就像一面墙的蝴蝶。结了实才知道是红扁豆，珠圆玉润，看来更有内容。据说红色的食物可以补血，我偷偷摘了几个老扁豆给母亲，母亲笑得很开心。第二年起，我家就有了红扁豆。母亲逢人就说是我弄的。大家都跟着恭维母亲。紧贴着扁豆的是一粒迟豆角，它比夏季豆角短肥，让人想起五短三粗的笑眯眯的人和他们的人生。

来。也没什么不好，只是我更喜欢清瘦的夏豆角罢了。迟豆角的生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边缘化的，它们占据的是田埂、路边这样位置，就像一件衣服的锁边。这时候正是它们的当令，带壳煮就很好吃了，余肉毛豆汤鲜得让人差点咬掉舌头。想起梧桐树旁，落掉全部叶子的大椿下，我们兄妹三个坐在凳子上，六条腿上同担起一个圆圆的簸箕，里面摆的就是带壳的毛豆。院子里簌簌的，老人在晾衣服，水珠一粒粒地往下掉。

车前草。马齿苋。苍耳。狗尾巴草。其实也是微型的黍类，稗子也是。马兰花。紫牵牛。巴根草，渐行渐远渐生。大大的天在头顶，一个人穿越田野，在秋风里回家，无法心静如水，却也不会心乱如麻。一个人在辽阔和静谧中，往往反而无法安静。一个人在辽阔中面对自己时，往往不知道是安慰，还是劝告。

秋风如水。凉水。我穿过许多作物的夹道，相迎向家走去，父母兄弟在等着我。我知道他们会经常想起我，他们的想念是《诗经》以兴体的，与作物和植物有关。父亲说：“老大插秧快点。”母亲在菜地里侍弄庄稼，摘下一袋子的秋辣椒，她说：“真不知到老大怎么喜欢吃这个。”弟弟说：“老大，你还记得我们种在灶屋的桑树吗？”那是一个三季结果的桑树。他们说起这些，都是想我了。他们通过茫然际涯的作物想我，如植物一般，年纪更多，记事是《春秋》体的，简洁，像一根老茶梗。

古风新韵

助力旅发会 美丽乡村行
腊树采风活动组诗

□滕军钊

挂壁公路

扶摇向上八千里，所指锋芒五岭开。
慨叹脱贫无觅处，忽然转入小村来。

黄牛山羊养殖基地

高山涧水御风行，沃野平畴逗鸟鸣。
老汉夸咱为宝贝，一摸二抚总关情。

桃林

野草闲花满地黄，蟠桃万顷落琼浆。
牛郎织女急忙采，玉帝天王要品尝。

烤烟地头

饮露吞霜追日月，山巔际会品苍茫。
高温淬炼浑不怕，要使一生铸辉煌。

山村晨曦 黄必胜 摄



秋风里的作物

□董改正

眯眯地问我：“回来了？回来了？”我不认识他，对他只是笑，阳光照在我的脸上。稻子黄了。他启动车子走了，脚没放在踏板上，而是一路悬着，像是要随时再放下来，跟谁打招呼。这个季节人挺闹。清风吹拂着他的衣襟。

玉米地在一座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边。大部分玉米都已经掰光了，秸秆横铺在生它养它也将埋葬它重生它的地里，秋风轻轻而仔细地翻弄着什么，发出窸窣的声响。这样的声响在宏大的秋天里，不小心听不见。

玉米地外，就着一根电线杆，恣肆地盘结着一挂扁豆。花也簌簌地摆动，就像蝴蝶神经质一样的翅膀。结了实才知道是红扁豆，珠圆玉润，看来更有内容。据说红色的食物可以补血，我偷偷摘了几个老扁豆给母亲，母亲笑得很开心。第二年起，我家就有了红扁豆。母亲逢人就说是我弄的。大家都跟着恭维母亲。紧贴着扁豆的是一粒迟豆角，它比夏季豆角短肥，让人想起五短三粗的笑眯眯的人和他们的人生。

车前草。马齿苋。苍耳。狗尾巴草。其实也是微型的黍类，稗子也是。马兰花。紫牵牛。巴根草，渐行渐远渐生。大大的天在头顶，一个人穿越田野，在秋风里回家，无法心静如水，却也不会心乱如麻。一个人在辽阔和静谧中，往往反而无法安静。一个人在辽阔中面对自己时，往往不知道是安慰，还是劝告。